

找呀找，找母亲照片

■张秀玲

母亲节来临前晚，瑞报孙编突发创意，让我们副刊通讯员提供一组关于母亲的跨度至少15年以上的照片。为这创意叫好的同时，我自己却为难了。直觉告诉我，找母亲昔日照片，无疑大海捞针。

我先在家庭微信群里求助，让众姐妹提供母亲照片。姐妹们积极响应，但爱莫能助，手头仅有的都是近几年的。还是到老家三楼闲置房间里寻找吧，那里堆集很多我们小时候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书本、书信、照片之类。

现居住于南京的六妹捎来一个好消息，似乎她家一台废弃电脑里存有母亲10年前的照片。但打开那台破电脑不容易，看我着急，六妹夫立马拆掉旧电脑，取出硬盘，很快发了一张过来。

今天为了寻找照片，我便提早来到娘家。当我急匆匆上楼翻箱倒柜时，母亲很奇怪，得知原委后，没想到她很激动。马上回忆起来，说自己40岁左右去仙岩拍过一张照片，还说出当年的衣着。这时大姐也来了，证实了有这回事。只是母亲沮丧地说，那张照片前几年出现过，后来不知所踪。

年近70岁的母亲，近来手脚酸痛，医生建议她少走少弯腰少上楼梯。不知是因听说报社有用，还是她自己也想看到曾经的照片，她竟然放下厨房的事情，也去翻箱倒柜寻找照片。一楼

找不到，竟然跑到三楼，在旧纸堆里弯腰翻找起来。

一看她这弯腰情形，我立马阻止，她便站起来。当我低下头继续搜寻，她又蹲下来帮我翻找，还责怪6岁的孙子，平时没事总来这里捣乱。寻找未果，当我悻悻下楼时，母亲紧紧跟下来，递来几张明信片（母亲目不识丁）让我辨认。

原本准备放弃的我，看着母亲如此执着和认真，有些触动。吃完午饭，立马回家寻找。先打开电脑查看QQ空间，母亲过去的照相史竟是一片空白，就是近几年吧，为数不多的几次家人出游，母亲有留影，但发现自己与母亲的合影少得可怜。

由于空间里的照片都是近10来年的。于是我年代较远的影集里搜寻。整抽屉满满的照片，一本本搜，一页页翻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一张20年

前母亲抱着我几个月大的女儿的合影。无巧不成书，我找到的这张，和妹妹提供的两张，相隔都是十年。

不会儿，孙编在微信公众号上传上“猜猜这是谁的母亲——看母亲之变”照片专题。当我把它转发到家庭微信群时，姐妹们感慨万千。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，20前的母亲也年轻过，只是做子女的浑然不知，唯有照片帮我们留下记忆。母亲养育7个子女，忙于家务，几乎足不出户，加之那时条件有限，几乎很少拍照，即使偶尔拍过，也没有在意保留。而今生活好转，偶尔家人出游几次，但我们竟然很少与母亲单独合照。

情动于中吧，我趁势翻找所有照片，把母亲的照片哪怕是个背影，一一收集起来，建立了专门一个相册，放到QQ空间。顺便，也为父亲建立了一个相册。



微信号“人文瑞安”，扫一扫，加关注。欢迎来稿：941222480@qq.com

“神奇”手表

■清流

前些日子，我搭乘朋友的顺风车去参加一个聚会。途中，突然听到朋友与别人聊天的声音。我迷惑地看看周围，车厢内除了她，就只有我一人。驾驶座上并没有安装车载电话，朋友也没有使用蓝牙耳机。太神奇了！当我好奇地向朋友提出疑问时，她得意地向我扬了扬手臂上的手表，原来她是在用智能手表打电话！

这款“神奇”手表，它的表盘设计酷炫时尚，手表的表镜上并没有我们平时常见的时针、分针和秒针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圆形图标。朋友轻轻点击各个图标，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支付宝、拍照等各种功能一一出现，就像在操作一个迷你型电脑似的，简直看不出这是一只手表。

这时，又有一个电话打进来。只见朋友熟悉地点击下图标，就这么直接跟对方聊起天，直让我看得瞠目结舌。

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朋友用这款土豪级的智能

装备给我们俩拍了张照片。不用拿着晾衣架式的自拍神器，也不用寻找好心路人帮忙，就简简单单用手表遥控着手机，轻松完成两个人的自拍合影！当我把照片上传到微信圈，短短半个小时内点赞和评论数达到50余条，“哇！谁这么土豪？”“壕，求科普求交往！”群情滔滔，一片羡慕嫉妒恨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看作家叶永烈写的科幻小说——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，里面提到的种种未来科技让我觉得匪夷所思、心驰神往，幻想着哪一天也能过上这样高端时尚的科技生活。谁能料到，现在各种智能设备早已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。像这款可以打电话又可以上网的智能手表，还有眨眨眼睛就能拍照上传的谷歌眼镜，人在路上就能让家里的电饭锅煮饭的智能家居……

随着身边的生活用品变得越来越智能，相信未来的日子将会变得更加精彩和不可思议。

成长相册

■林子超

整理书柜时，在最顶层看到一本蓝色封面的相册。好久没有打开这本相册，封面上积了一层灰尘。嫌弃地用手扇走扬起的尘，坐下来，在纸上蘸上几滴水，用两根手指揪住一个小角，小心地擦拭着灰尘。

擦拭干净才肯翻开相册。第一张照片是出生100天的纪念照。小小的我被抱在妈妈怀里，眉间点了一颗红点，愣愣地看着镜头。照片里的我，圆圆的脸上圆圆的小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好像第一次见到镜头感觉特别新奇。妈妈则留着短发，脸擦得白白的，嘴唇涂得红红的，脸上表情很僵硬的样子。倒不是妈妈不开心，似乎在那个年代拍照都是这样一脸严肃的表情呢。

第二张是3岁的照片。那时候的我噘着嘴坐在摩托车上，妈妈手里拿着冰棒，在旁边笑着哄我。那时候我还没有长发，圆圆的脸上一副“惹了我，我不开心”的表情。妈妈说，我小时候好爱生气，又从爸爸那里继承了爱皱眉头习惯，而大人们最爱看我生气的样子特别可爱，所以总是故意惹我。而这张照片里的妈妈脸上有了笑容，还留起及肩长发。

再翻下来是5岁的照

片。四周一片漆黑，我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坐在餐桌前，桌子上摆着蛋糕，蛋糕上插着的蜡烛照亮了我和妈妈的脸庞。烛光如此柔和，投射在妈妈脸上，看得清她注视着我的目光如此温柔。仿佛世界如此安静，只剩下我和妈妈两人。

再后来是10岁的照片。我骑在一颗歪脖子树上，摆出剪刀手，妈妈在树下小心地托着我。我长高了不少，妈妈染了头发，也烫了卷发，看起来女人味更足了。

再往后翻照片越来越少，13岁之后的照片几乎就没有了。大多数照片都被存在手机相册里，担负着遗失照片的风险，却再也没有小时候拿着胶卷去洗照片那焦急期待的心情。

我和妈妈的合影也越来越少，仅有的几张照片也是展露出了时间的流逝。我从6斤8两长到100多斤，妈妈也从及耳短发到齐肩长发再到长长的卷发，一头乌黑的发梢也悄然冒出了白发。不禁想起那首歌《时间都去哪了》。

小心地合上相册，再次擦拭上面不存在的灰尘，将其捧在怀中，告诉自己要多和父母拍些合照，洗出来，再放进这本相册……

奔跑迎五月

■胡燕燕

“五一”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我和4名同事组队参加“城市定向挑战赛”。领号码牌、签到卡，检录、抽取卡点，一切有条不紊。之后，大家比照地图，商议确定卡点的大致位置，开跑！

我们身着胸前印有志愿者标志的白色T恤，穿过数条大街小巷。放下比赛念头，双腿便变得轻快。

纵然有地图，在寻找卡点过程中，跑冤枉路却是必然的。在7号卡点，我们抽到任务：与西门街的木质牌坊合影。我们当时所在位置，旁边约10米处就立着蓝底白字的“西门街”的铁质地名牌，因此，我们揣测木质牌坊定在另一侧！目标明确！我们大步开跑。直到穿过整条街，木质牌坊却未见踪影！问大街上买菜的大妈，问正在悠然踱步的大爷，这些“老瑞安们”定当知晓吧！“哦，木质牌坊啊，有有有！这条街走到底就是。不过前一阵子拆了！”言语匮乏的我很难形容当时激动的心情。我们竭力奔跑，从街东跑到街西，却被告知木质牌坊就在东端，已被拆！我们又急匆匆返还，在铁质地名牌下举起队旗自拍，总算完成本次任务。

在商城卡点，任务是至少要与5位丝袜美女合影。站在转角小店门口的红裙小姑娘，着白色袜裤，我们一拥而上。

“小朋友，叔叔阿姨在参加比赛，想和你一起拍照。”小姑娘懵懵懂懂朝我们笑，眼里竟是纳闷和好奇。我们没时间解释太多，围着小姑娘站好后赶紧“咔嚓”，道谢后再寻下一位目标。

商城里服装店林立，抬头发现一家店铺里就有两位丝袜女店员。我们大喜过望！兴冲冲跑到店内，介绍自己的目的。店员A摆摆手说，“不要拍我，不要拍我。”我们觉得她表情还挺温和，接着游说。不料，店员B站起来，严肃地说：“不要拍照。你们不要在我店里！快出去！”我们见状，赶紧致歉，退出来。向店员争取合照的男队友们，颜值是毫无争议地高，却不料还是免不了灰头土脸被轰出来。

吃一堑，长一智。大抵是有不少人不愿意与陌生人合影，此后，我们只说，“姐（美女、

老板娘），我们想和您合照；您要是不喜欢，我们可以拍您的背影吗？”如此，总归是完成任务。

后来，我们依次到隆山公园、万松公园、体院馆、东塔广场等地，和游乐场、游客、体育设施等合影，完成每一个卡点的任务。

当回到玉海广场，上交签到卡，领到印有“荣誉奖”三个大字的证书时，全身的骨骼、肌肉，尤其是双腿，终于提出严重抗议。同行的队友花朵，拿起一瓶矿泉水浇了跑得通红的脸，实在是太热了；一直领跑的黄，一拐一瘸地走向我们，原来在即将到达终点时候，这位体育专业出身的健将膝盖旧伤发作。

回家后，队员们纷纷发照片至朋友圈，表示“跑过瘾”、“跑得很有成就感”！大家意犹未尽，相约来年再跑！

